宋書

三一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臣沈約新撰

劉秀之
顧琛
顧覬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

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虵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没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為無錫陽羨烏程令並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其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

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録事參軍襄陽
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
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
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
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
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是
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
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
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

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弑逆秀之聞問即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

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悦焉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戸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

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竝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値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値

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
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
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
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
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
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

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嗛屬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朞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秉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

千户謚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
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
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
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
之父悅之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
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
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
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

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

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録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録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因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爲刺史即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

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吴興太守孝
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吴
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
吴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
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
之始屢相申明又去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
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
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
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

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
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
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從
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
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
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
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
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
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䟽欲見邀誘臣即 共執

録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璪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璪出以為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為撫軍中兵參軍璪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

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吴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復爲吴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寳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

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

之爲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
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
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
左西掾覬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荆州以爲南
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
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
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
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
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
其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
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
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
脩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
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
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

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作賊覬之正色
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
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即位遷御史
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
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
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
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
比郵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

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加左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太宰

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相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

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
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覬之覬之
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
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
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
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
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
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
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
箸書立言咸以爲首丗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
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淸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
乖致是以心貌詭貿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昬明
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
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
技巫史賤術猶能豫覩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
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箸威衞不能防若夏氓

宅生於帝宮豈觸殘傷之祟漢臣衒貨於天府寧免饑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筭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

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
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
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
閼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
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
陽施長世景惠以隂德遐紀彭賓以繕衞延命
盈忌以荒湎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年
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虧逆踐禍宣昭史策易
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

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
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
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擬若夫陽施陰德長世
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歸校往說
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
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飡椒非養生之術咀劒豈
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合嚼膏粱時
或嬰患深澗乖徼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
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

蹻跖橫行冐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
徵應糾纆若茲畢萬保軀窋戢殘領梁野之言
豈不或妄縠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實叟將以
何術晉平趙欹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夭
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濵凝分挫志遠圖
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沖矯鐫旌善之文華
子高抗銘徵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
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略
昔[illegible]六合[illegible]

豪之術鈞賀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
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
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兆直
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
平厭驗未箸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之侶
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
實乃鍾兹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
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夭無爽有允瑣辭無愆
鄒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

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晝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淡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閭曰清論光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數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渫温涼之岨巖丘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

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神彌暢若玉門𢀖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達磧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僶俛從事患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紆幹倚伏移賀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

遘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猘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獲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僞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

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粱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劾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眞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

弛棄纖紈損絕粱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巳曉
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
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
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
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
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
循訓範若藉斁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
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
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皃詭殊請布末懷畧

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
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闇言不信長惡無
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
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
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
無妄之痾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
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
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求須
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

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導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奡思服巢許之情擿勒曾史言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脩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徹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蹟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

霑業塗施提飾荷聲故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炎子蘊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驗可遺冥數自賓則感效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蕭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

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己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賔心力感効亦冥數天丈夫獨何怪哉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脩之簪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

艱　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時而計功則異世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臣沈約　新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褘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爲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

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庭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鎭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鎭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

屬華比縁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
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毎降恩明
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
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
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
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
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
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
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

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鑾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飭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

廣吾以馳志之時求子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智言
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
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鱗望鼓鰓於
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羲之間其不
能俱陪淥水竝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關
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
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毁之臣望府一逐之吏
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
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

三耳一則雲斥岫寢欒危桂棠秣芝浮霜剪
松沈雪憐肌蓄髓竇氣愛蒐非但土石侯卿
腐鴆梁錦竇迺迓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
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
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酖姦猜委玉
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亨勳寇使車軌一風甸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
致諸侯斂手天子收觀其末則饜飧粘而出望旃
而入結冤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關[illegible]

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
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罷
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爵以輔
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
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
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
苔積堦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
榮白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奥
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讎方校石時復陳局

露初奠爵星晩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歛之罷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酆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履遼衞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矣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徼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閒忌見貞

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
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
至逦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
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
巳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劒復呵於軍場之間
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
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

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闗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闗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凱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後起爲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凱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

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
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
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
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
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
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
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
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

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靡力凡學雖凶荒不宜

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
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
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
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
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
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
堪滋養悉蓺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
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

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士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

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鰥寡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滯久妻老嗣絶及嬬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户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饉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

粱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
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
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
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
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
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
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
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
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閿

爲荒竄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閒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

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
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
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
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
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
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
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
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
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

比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遷派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

秩未充餘費宜蠲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寵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

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誘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盡衰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去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拂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

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宜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阜之賜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至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遽至婢

豎臣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凡金皮繡𦃃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軿以遨遊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導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

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
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晩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宮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
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
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
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究人今高卑貫實大小
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姫公之制俗傳

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户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
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
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
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
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
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
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

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藴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厀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

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唇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
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
吏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牢察其能竟皆見之
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
如此故應愚鄙盡指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
洗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
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

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
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
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
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
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
者日替其脩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
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
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

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
地之間莫不紆窣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
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
則隨其埶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
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
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徃者雖僕
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
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
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

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太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

謀臣事不使於貴黨輕者抵訾訶駭重者死壓
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
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
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為
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獸毋薛氏欲見
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毋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
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為州司
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

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

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

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

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

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

物不足亂典刑特鏁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

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

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

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甞爲
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
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
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
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
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
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
畢集爲連句許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
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 留隨王誕鎮

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

以爲竟陵王誕衞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
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
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
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
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
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
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
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

雖條録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迯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緻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别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

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隷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因繫甚多動經年月懷

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贏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
夕與謝莊王景文顔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
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
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
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
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
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
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緜亦稱此期
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緜一兩亦三

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
困由是緜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
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
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
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
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
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
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

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因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乗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顔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顔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沖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

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鸝鵡爲妾世祖從之廣州
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敕之會南郡王義宣反
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
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
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
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
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成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

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己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為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

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列傳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臣沈　約　新撰

宗越

吴喜

黄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點越爲役門出身補郡

吏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貍未死不憂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即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

因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伯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

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
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
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為遊擊將軍直閤
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
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游擊如故
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為之用
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
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

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竝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竝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離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

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即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毎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

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
入崤陝及巴口建義恒副安都排堅陷障氣
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有戰功稍至
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
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
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
帝誅羣公金等並為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
南清河太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
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鷙消蕩

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彊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

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即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

宜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遣念乗驛還雝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情竝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顗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勔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矦食邑四百户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佼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

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户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雝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

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
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
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
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
故諡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
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
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
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

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

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

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
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
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
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笠超之殿中將軍杜敬
眞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
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
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
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

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
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
恩事愧鳴鴞不懷食椹今練勤所部星言進邁
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
命性寬厚所至人竝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吴河
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覬傳
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户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
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

邑三百户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矦户邑如先
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
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
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
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
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
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
事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

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深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

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旣
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
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
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勔張興世齊王詔曰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
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
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
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
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

所不協者頁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
恣意為非一不撿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
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
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為主帥領三千精甲
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
縣說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然
故毎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
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
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

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寛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表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衞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

意正是閩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
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
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
殺其黨頗箸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
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
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
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
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
灾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

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
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
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錢物無
復孑遺喜秉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
旣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
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猒已西難旣殄便應
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
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

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逌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竊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

功贖罪覷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
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人
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
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
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
無功効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
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
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
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

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
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
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寛弛往歲笠超
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
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
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
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勳分爲
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
巳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飮酒計喜軍中主帥豈

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
旣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
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
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
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
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
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忠耳喜軍中
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
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

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
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
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為公家
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
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
吴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
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並不甚江
悆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

悦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録付喜云殺活
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
有司喜即便打鏁解襦與箸對膝圍棊仍造
重義私恵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
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
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鄰
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録之而喜密報令
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録喜是背國親惡乃
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

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
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
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
有縛録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
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
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
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
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
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以容藏文仲有云見

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為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太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閑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蜼蟜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釁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

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
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
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
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
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
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
億兆杖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
犯後聖懲僞易以劓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

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劒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

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為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為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

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雍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户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録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户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

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野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刧盜會大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大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

以屯騎校尉領軍隷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
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
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為侯改
封聞喜縣增邑千户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
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
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
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户進號征虜將軍加散
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

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巳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恊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

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
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
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
入無所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
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
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
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
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
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

二千户并前三千七百户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黄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闇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秉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内文武剥剔靡遺及至還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劒遺思尚

在軍府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猒罔顧天
極又廣納逋亾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
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辠著非可含忍應加
剿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寔空極法但嘗經將
帥微有塵露辠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
原餘嗣臣過何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
才追言既往伏增慙悪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
負疵釁曩貰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累著而屠

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既扇廟律幾
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
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沴克霽
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褒茅升爵均
榮勳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
陷悖圖未遂很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
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撻楚專肆
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徽賁惟厚曾不知感
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負據捡

要若祈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
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
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
窮治回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
陵相未發從誅回旣賛袛事戴明寶甚謹言必
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進未嘗敢坐躬至帳
下及入内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先是
王藴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藴寧朔府長史長
沙内史藴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陽王翽

末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
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
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
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
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
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
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户順帝初爲輔
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閤領右細杖

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竝以武用顧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

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户并前千七百户出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即農夫弟

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辟安都亦以軍功至
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
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
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
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
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
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
加撻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乱莫由也以乱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亾亦爲幸矣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